

外国文学大系

佩帕·东塞尔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佩帕·东塞尔
(三幕两景话剧)
剧中人物

费莉莎	贡萨洛
西拉	西尔维里奥
赫诺维娃	主教
索菲娅	莱奥
侯爵夫人	侯爵
多罗特娅	主教秘书
堂娜索伊拉	仆人
费伊塔	

此剧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城卡尔德隆剧院首次公演。——原注

第一幕

外省一户人家的客厅，家具古色古香。有
一架钢琴。桌子上放着咖啡和酒具

第一场

费莉莎、寡居的洛斯·阿雷纳莱斯侯爵夫人和
主教先生坐在长沙发上。堂娜索伊拉、圣西尔维
斯特雷侯爵和主教秘书另成一堆。索菲娅在弹
钢琴；赫诺维娃、西尔维里奥、费伊塔和莱奥，或坐或
立，围在她的身边。幕启时，索菲娅刚刚弹完一支
凄婉动人的曲子。众人发出一片赞叹之声

侯爵夫人 嘿，好极了……可是你还说弹不好呢！……

索菲娅 我至少都有四个月没开过琴盖了……

侯爵夫人 你自己那么说呗。

主教 很好，堂娜索菲娅，很好；很有韵味儿，很有感情。你弹的这支
曲子是很难的。德国曲子，是吧？您，马尔蒂内斯，那么欣赏德国音乐，肯
定知道这支优美的曲子吧？

秘书 知道，大人。和莫利纳神父一起，曾多次演奏过它的小提琴和低音
提琴改写曲。

主教 莫利纳神父也是个音乐大师。而且人极聪明！遗憾的是思想那么
不安分！……

侯爵夫人 主教大人您只说是不安分？主教大人的心肠太好啦，因为，
别的不说，就说最近那段丑闻吧！……

主教 不必再提啦。请堂娜费莉莎原谅，请诸位原谅，我要告辞了。明
天有圣事，得早起。对吧，马尔蒂内斯？嗨！我是说，明天是好日子！（同
众人告别。）堂娜费莉莎，侯爵夫人，堂娜索伊拉……（众人吻他的手。）

费莉莎 那么……就算说定了，主教大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召集我们开
会，对吧？……

主教 对，夫人。我会及时通知的，免得有人缺席。应该推动，应该推
动那件大好事。对你们就无需多说什么了。要不是你们……不过有些人总是
能躲就躲，得促使他们。

侯爵夫人 人人都答应，可是到了兑现的时候，钱出手总是很困难的。
提到这一点嘛，我是这么说了，同时我就是头一个不能兑现的。这不怪我。
我早就吩咐过管家了，可是，看样子，管家只是管自己的家。他们也都是些
出手小气的……

主教 得了吧，侯爵夫人！您从来都不缺钱。费莉莎、索菲娅、费伊塔、
赫诺维娃，上帝保佑你们……（众人再一次吻他的手。遵照费莉莎此前的吩
咐，两名仆人擎着点有蜡烛的银烛台走了进来。）

费莉莎 咱们一起送大人到门口吧。

主教 太麻烦啦！……（众人非常庄重地下。片刻之后，除主教及其秘
书外，又都返了回来。）

第二场

前场人物，只是除主教及其秘书之外

侯爵夫人 西尔维里奥，明天你别忘了告诉管家把那笔钱给主教大人的秘书送去。

西尔维里奥 我会对他说的。

侯爵夫人 你也有必要出一点儿啊。

西尔维里奥 我已经想到了。

莱奥（旁白，对赫诺维娃和费伊塔。）我也想……想敲诈我妈妈一下，自己好从中赚一点儿。西尔维里奥也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逢人就敲诈，然后全部放进自己的腰包。

费伊塔 别胡说，莱奥。都怪你，我们才遭人嫌……雷托尔内罗家的几个姑娘已经听到了你对她们穿到游艺场舞会上的衣服的议论了。所以那天下午在街心公园里，她们对我出言不逊、恶语相加……

莱奥 我也跟她们的哥哥打了一架。问题却正是他先嘲笑他的妹妹们的呀……

费伊塔 那是自然的……我们人人都能知道自己家里的缺点，但是却不喜欢别人指出来，尤其不愿意人家宣扬。我就很清楚你是怎么一个人！可是，当别人对你品头评足的时候，我就非常不高兴。

莱奥 我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关于我，人们又能说什么？说我干蠢事。不过，如今，哪个年轻人不干蠢事？要是我们不干蠢事，又怎能讨姑娘喜欢呢，姑娘就喜欢人家干蠢事……

费伊塔 你可别把我打进去，还有，我觉得赫诺维娃也是的。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蠢事有什么趣味儿。

莱奥 自以为是。不过，过一会儿你们可别说我没意思啊……

费伊塔 就差你当着主教大人的面出洋相啦……

莱奥 别以为主教大人不会嬉闹，只是没有时机罢了！……

费伊塔 莱奥，看在上帝的面，别胡说八道！……

西尔维里奥（走近。）小菜奥，你又在遭践谁呢？

莱奥 人们早就自我遭践够了。

西尔维里奥 你真的觉得在莫拉莱达这个地方就没有一点儿可取的地方了？而这话又是当着你妹妹和赫诺维娃的面说的……她们两个虽然各有特点，但却都是迷人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如今已经少有而珍贵喽！你知道我是个“落伍”之人，你们都这么说。尽管我还不能说自己老了……

莱奥 我二十二岁了，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这个样子。

西尔维里奥……从所受的教育，从生活习惯上来讲，我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你们如今这些青年人……

莱奥 人们称我们为毛头小伙子，以示疏远之意。

西尔维里奥 其实差不多。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即使有差别，与其说表现在年龄上，倒不如说是在办事认真的程度上。

莱奥 只有债权人才看重办事认真。而在那方面，我认为你我仍是同代人。

西尔维里奥 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和相信的话……

费伊塔（对赫诺维娃。）你别听我哥哥胡说。

赫诺维娃 他挺有意思……

西尔维里奥（旁白，对莱奥。）你刚刚言辞欠妥。

莱奥 开个玩笑嘛，伙计。

西尔维里奥 当着赫诺维娃的面！……

莱奥 啊，真的！对不起，伙计，我忘了你们的关系。

西尔维里奥 我可是把你当成朋友啊……

莱奥 对，伙计。是朋友，直到……你们办婚事的时候为止。你们结婚，不论你的债权人还是你的朋友，我们都不会蒙受任何损失的。债权人有可能增加收益，而我们这些朋友们呢，则可以乘着豪华汽车出去玩玩，你会请我们去打猎、去享受高水平的娱乐……当然，是在马德里喽，因为这儿……天狭地窄。在这儿所能干的只是蠢事而已。这也是人们唯一能允许你做的。

费伊塔（对赫诺维娃。）你别说你不知道这件事儿。

赫诺维娃 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什么也没有提起过，我也不相信侯爵夫人跟她说过。

费伊塔 这是真的，已经做好安排了。不过，归根结底，对于作为男人来说……西尔维里奥倒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年龄上有些差别，这是真的；可是，你知道，既然所有的小伙子都不可能……真是个愚蠢的安排，像我哥哥说的。换了我的话，我可不干，你呢？

赫诺维娃 我不想结婚。我压根儿就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你信不信？

费伊塔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中任何人。

赫诺维娃 当然没有。

费伊塔 可也是。在莫拉莱达这个地方……漂亮的小伙子倒是有，不过都没受过教育，是非常没有教养吧？

赫诺维娃 有几个念过书的。

费伊塔 对，有几个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个个都是丑八怪，再加上那种卖弄学问……我倒宁愿找个没有教养的。莫体部有几个小伙子，特别是守门员……

赫诺维娃 喂！莫体部是什么？

费伊塔 你呀！……你还不知道？莫体部就是莫拉莱达体育俱乐部。守门员叫胡利托·卡萨努埃瓦，是足球泰斗。你怎么能从来都不去看足球比赛呢！……

赫诺维娃 妈妈没兴趣。你是知道的，没有妈妈陪着，我是哪儿也不去的。（继续小声交谈。）

侯爵夫人 主教大人想得非常美。我并不愿意往坏处想，不过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难办成。

堂娜索伊拉 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过，在事情还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发生以前，我什么都不想说。

侯爵 这样最好不过。

费莉莎 那可就太遗憾了。为残疾儿童所做的一切……

侯爵夫人 的确人人都认为是件好事；可是在这个城里呀，人们都是……就是那个样子。大家都想出头露脸，否则的话……

费莉莎 如果是因为主教大人同意让我出任主席……是不是别的那些夫人、太太们不高兴啊？您是知道的，我一向主张您来领导我们……谁都不如

您.....

侯爵夫人 您也知道，是我首先提您的。您的捐款居于首位。您是清楚的，任何人无论如何都拿不出那么多钱。您比任何人都具备在必要的时候帮我们一把的条件。总之，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任命都是最恰当不过的啦。

费莉莎 不过，要是我知道如果我出任主席会妨碍别的太太们认捐的话.....

侯爵夫人 您就让她们去生气、去发火好啦.....她们在莫拉莱达管得够宽的了。您只要有我们支持.....

费莉莎 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难得的朋友。

侯爵夫人 她们不敢拿我和索伊拉怎么样。我们清楚她们每一个人的老底儿。在我们面前，她们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侯爵 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侯爵夫人 对，对，咱们该走了。我可不愿意让你的夫人说我们搅乱了你的生活规律。那个可怜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侯爵 还是老样子。病了三十五年了.....多亏人是能够适应任何情况的。等到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一天，我们还会觉得不习惯呢。

侯爵夫人 那个可怜的人真是受罪。

侯爵 大家都在受罪。我们人人都在受罪。

侯爵夫人 您别忘了，费莉莎，星期天你们到我家去吃饭。就咱们自己，都是自己人，就像一家人似的，有好多事情可以谈的。（对侯爵。）对你嘛，何塞·马努埃尔，我就什么也不说啦.....如果费洛梅娜的病情不恶化.....

侯爵 恶化是不会的。

侯爵夫人 那我们也等你来。在你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我妹妹索伊拉和您的姻兄会谈得投机的.....你们别失去这个聊天的机会。索菲娅，你还不走吗？已经很晚了.....

索菲娅 赫诺维娃想听点儿欢快的音乐，那是不能当着主教大人的面弹的。

侯爵夫人 这个时候啦，还听音乐.....

索菲娅 还不到十一点.....我们在家里睡得很晚。

侯爵夫人 你不像我们要起早.....那么，你要留下了.....（告别。）费伊塔.....

费伊塔 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 再见，莱奥。我听说你给索伊拉起的外号啦。她要是知道了，有你瞧的！

莱奥 我？那不是真的！.....人家那么叫，我不能不跟着叫。

侯爵夫人 别紧张.....那个名字非常贴切.....堂娜墨索里尼！.....但愿她别知道，但愿她别知道.....费莉莎，明天见。像每天一样，咱们总是要见面的。对教堂圣事，我们不会缺席。

费莉莎 （招呼。）堂娜索伊拉。

西尔维里奥 费莉莎.....

侯爵夫人（告别。）赫诺维娃，你也是个不喜欢多讲话的人，这样好。你很有头脑。我那么喜欢你，不是平白无故的。家里人都知道。

费莉莎 您太客气啦，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 咱们走吗？（侯爵夫人、堂娜索伊拉、西尔维里奥和圣西尔

维斯特雷侯爵下。费莉莎和赫诺维娃去送他们，只剩下索菲娅、费伊塔和莱奥。）

索菲娅 我说什么来着？这事儿早就传开了。洛斯·阿雷纳莱斯侯爵夫人很精明……

费伊塔 我看不出赫诺维娃怎么起劲儿……

索菲娅 赫诺维娃还不是听她妈妈的。为了能在莫拉莱达站住脚，还有什么能比跟洛斯·阿雷纳莱斯家族攀亲更好的办法？她很清楚，有了那些钱，她就像用别针给别住了一样。

莱奥 你把她的那些钱说成是别针？在如今这个年月，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你说的别针应该是钉子。今天晚上咱们都看见了。有主教先生作为座上客……等着瞧吧，现在谁还能说不应该到这个家里来呢？

索菲娅 主教大人应该以某种方式表示他的谢意，因为不管有什么需要，这家的钱总是头一份。而基督的使徒永远都会记着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历史的。

莱奥 我认为，这个抹大拉的马利亚也好，别的什么抹大拉的马利亚也好，对主教大人来说，都不过是贮藏室而已；只要里面存货尚丰……

索菲娅 孩子，你说什么呀！……

费伊塔 费莉莎回来了！……（费莉莎和赫诺维娃上。）

费莉莎 你们还没有怎么烦吧？莱奥今天晚上一直都很严肃嘛！……

莱奥 简直是噤若寒蝉！……

索菲娅 这样倒好，因为他的蠢话给我们找麻烦……当然了，在莫拉莱达不管人们说什么，最后都要栽到他的头上去。

莱奥 这种事情只有克维多、贝纳文特和我碰到过。

索菲娅 因为我们留了下来，侯爵夫人心里很犯嘀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她知道我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尽管我了解您的缺点。缺点嘛，咱们谁没有啊？不过，她应该明白，既然我知道了你们之间在商量的事情，就不会冒冒失失地去讲她的坏话。

费莉莎 看在上帝份上，索菲娅！……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人们的嘴也太快了。

索菲娅 得啦！我的朋友，这一结合对洛斯·阿雷纳莱斯家族和对你们都是非常有利的。由于传统的关系，洛斯·阿雷纳莱斯家族在莫拉莱达是一股势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幸的是，那个家族在钱财方面早就大不如从前了。那个家族现在是靠侯爵夫人的妹妹堂娜索伊拉支撑着，她还保有从丈夫手里接过来的资产。您别看她表面上不起眼，可是在家里却唯她之命是从。她几乎从不讲话，但只要开口就只是：“我说过，希望能把这件事办了。”作为回答，只能是办或者不办。所以我的莱奥才把她叫作堂娜墨索里尼。可是，谢天谢地，她姐姐，也就是那位侯爵夫人倒非常喜欢这个称呼。上帝保佑别有让她知道的那一天，因为堂娜索伊拉可是个需要提防的人。可是，天哪！……无意中，倒好像是我想要挑唆您似的。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一切都很好。赫诺维娃怎么说？西尔维里奥是个正派人。年轻的时候有点儿

《圣经·路加福音》中的改邪归正的女人。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系本剧作者。

放浪，两三年里就把继承来的一点儿产业败光了，不过也不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家境破落了。现在倒是个正经人。年龄差一点儿，这倒是真的，西尔维里奥今年大概有……您别急……我结婚的时候……我是说，我想按自己的年龄来推算，这一算倒发现自己老了……可是，子女都这么大了，还能骗得了谁呢？要是我跟您说西尔维里奥可以做她的父亲……

费莉莎 我丈夫也大我几岁，可是我的婚姻生活却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索菲娅 看得出来他是很爱您的。

费莉莎 我对他留有最美好的回忆。他是我一辈子所受过的苦的补偿。那个人的善良天性……那么质朴，要是我不了解这种善良在他那凄凄惨惨、艰苦拼搏的一生中的价值的话，就不会这么看重了，因为他的善良就像常言所说：无时无刻不在流露。这是真的，质朴、自然，就像是他的天性。

索菲娅 西富恩特斯家的人个个都是完美无缺的绅士。您的姻兄，这位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也是个大好人。

费莉莎 非常之好。他待我极好。自从我和我女儿来到莫拉莱达以后，他一直都处心积虑地照顾我们、帮助我们。

索菲娅 那个可怜的人受到了老婆的拖累，正像他说的，那个女人三十年来都是半死不活的，拖累了她丈夫，也拖累了我们大家。这种久病不死的人是最可怕的啦。我有亲身体会。我婆婆就是，拖累了她所有的儿子和儿媳，只有我算是逃过去了。她倒没能拖累着我。甚至对孙子孙女都有影响。您的姻兄多象他的弟弟啊！……我一向都说，他是个标准的西班牙绅士。

费莉莎 非常标准的西班牙绅士。对，他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的生活足迹遍及全世界。

索菲娅 尽管他的大部分产业都在莫拉莱达，但却不愿意住在这儿。我不明白的是，您怎么会愿意死守在这个地方呢。

费莉莎 我不能对自己的利益、女儿的利益放手不管哪……我丈夫活着的时候有大公司、大买卖，这儿的产业根本无所谓。现在情况不同啦：我们只有这点儿东西了。

索菲娅 这已经足够了，我的朋友……从各种角度来看，赫诺维娃都是令人垂涎的对象。侯爵夫人是有谋算的。遗憾的只是西尔维里奥不能再年轻一点儿。

费莉莎 看在上帝的份上，索菲娅！跟您讲实话，什么都没说定。侯爵夫人什么也没有提起过，西尔维里奥也未曾对赫诺维娃有所表白。是吧，闺女？

赫诺维娃 没有，妈妈。我只是听见了一些风言风语。

索菲娅 你是怎么想的？

赫诺维娃 我怎么知道。

索菲娅 你妈妈怎么说、你妈妈怎么决定，就怎么是。

赫诺维娃 那当然。

费莉莎 别听她说得好。她那小心眼里和小脑袋瓜里，比表面上有主意、有打算。这样好。没有主见就不是我的女儿。

索菲娅 噢！……她性格像你？

赫诺维娃 我多可怜！……不过，我们母女相处很好，尽管那么多年不在一起。

费莉莎 那是因为我要奔波，你要上学……

赫诺维娃 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不过现在我不想再同你分开了。

费莉莎 我的好闺女！……

索菲娅 我们该走啦。你们知道，我一向真心希望你们一切都能如意。我这个人不喜欢奉承，不过，我真的非常喜欢您。我的儿子、女儿可以证明，我喜欢您的一切、一切……您明白，是吧？

费莉莎 谢谢，索菲娅。

费伊塔（对赫诺维娃。）什么时候再见？

赫诺维娃 明天见。

莱奥（告别。）费莉莎……

费莉莎 再见，莱奥。不要跟莫拉莱达所有的人过不去，惹你妈妈和妹妹生气。

莱奥 问题是，只要某人对某人有所非议，就肯定会推到我莱奥的头上。有些事情无聊极了，我真讨厌人家要栽给我。

费莉莎 这就是名声的好处嘛。你知道，法国人说：“有钱只应借给有钱的人……”

索菲娅 再见，费莉莎。赫诺维娃……咱们走吧。（众人一齐下。片刻之后，费莉莎和赫诺维娃又回来。）

第三场

费莉莎和赫诺维娃

费莉莎（坐下叹了口气，仿佛感到了轻松似的。）嗨！……

赫诺维娃 你累了？

费莉莎 不累。

赫诺维娃 不高兴？

费莉莎 没有。我为什么要不高兴？我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呢？现在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一直没把你带在身边，你一定以为我不爱你。

赫诺维娃 没有，那可没有。我知道你不能把我带在身边，你得陪着你的丈夫去周游。

费莉莎 是你父亲。他像我一样，很喜欢你。咱们一起生活的那段短短的时间里，你都亲眼看到了。

赫诺维娃 对，他是很好。我知道自己应该多么感激他。

费莉莎 是啊，咱们不能忘了他为咱们所做的一切。他非常之好！……（稍顿。）晚饭做得不错，是吧？巴西莉莎干得不赖。

赫诺维娃 得感谢多罗特娅，她一直紧盯着。

费莉莎 要不是有多罗特娅……这个多罗特娅也真是少有啊。我去叫她。（摇铃，一男仆上。）太太有何吩咐？

费莉莎 你们都吃过了吧？吃过了，太太。我们在老爷、太太们用餐之前就吃过了。是堂娜多罗特娅让这么做的。

费莉莎 安排得非常好，否则你们就要很晚才能吃上饭，您去让堂娜多罗特娅来一下。太太还有别的事情吗？

费莉莎 没有了。（男仆下。）我叫她来，是想夸她几句。她喜欢听好话。这要比送给她一件贵重礼物都强。只要我称赞她一句，她就美得没边儿

啦。她以为我好歹不分。我们争过吵过无数次了……她在我身边已经多年。年数是够多的了，每逢多罗特娅和我坐下了回忆往事的时候，能想起那么多的事情，有好些事情又那么久远，真好象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似的。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多罗特娅。多罗特娅衣着
俭朴，像一副总管的打扮

费莉莎 过来，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你想怎么样？是要数落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费莉莎 瞧你，怎么尽往坏处想？恰恰相反，我是想夸夸你的。一切都弄得太好了。

多罗特娅 谢谢……谢谢你这份心。

费莉莎 多亏了你，我是知道的。

多罗特娅 我对任何人都不敢放手。巴西莉莎很能干，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有那么多话……我知道你希望今天一切都能弄得妥妥帖帖。你满意了吧？……我的孩子，连主教都来了！……没有你干不到的事情……

费莉莎（指了指赫诺维娃。）多罗特娅，谢天谢地……

多罗特娅 对。她呀，什么都明白……懂的比人家教她的、比亲眼看见的要多得多。否则就不是你的女儿了……

赫诺维娃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妈妈？

费莉莎 你要去睡了？

赫诺维娃 一会儿就睡。先要给贡萨洛小叔写封信。

费莉莎 我想他不久就要到这儿来的。你知道，不出两个月，他总得来一趟。你给贡萨洛叔叔写了不少信。

赫诺维娃 他要我把这儿的的事情、咱们的生活情况全都告诉给他……

费莉莎 没有多少可讲的……不过，我知道今天你可以给他写点儿有趣的事情了……

赫诺维娃 你没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吗？

费莉莎 替我问候几句吧。

赫诺维娃 明天见。

费莉莎 明天见，闺女。

多罗特娅 明天见。

赫诺维娃（对多罗特娅。）妈妈对你很满意。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

多罗特娅 你学得倒快！……快去吧，鬼丫头……睡个好觉！……（赫诺维娃下。）

第五场

费莉莎和多罗特娅

多罗特娅 她真喜欢贡萨洛啊！……

费莉莎 她一向待他很好……尽管他没做出什么值得让人家待他好的事

情！这就是某些男人的福气。真怕她会爱上他的，要不是我敢肯定她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尽管我什么也没对她说过……

多罗特娅 贡萨洛是她父亲的事儿？……你用不着怀疑，她肯定知道，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这丫头肯定是要超过你的……

费莉莎 求求你！哪怕是开玩笑，这话也是不能说的！……

多罗特娅 我说这话没有一点儿恶意！……你是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知道你女儿是没有任何理由要走你的老路的，你会亲眼看见她嫁个好丈夫，成为侯爵夫人或者公爵夫人或者什么贵夫人。我要说的是，不管她将来到了哪儿、成了什么人，她都会应对自如、压倒群芳的。跟你一样，不论你到了哪儿，马德里也好，巴黎也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好，你都是拔尖的……等到需要讲排场摆个谱的时候，就像现如今吧，也没谁能赶得上！……就说送主教大人走的那一对端烛仆人吧，真叫绝啦！

费莉莎 我说，多罗特娅！像你说的，你好像还停留在什么马德里、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年代。老是没有长进……听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全都白费了？……

多罗特娅 可别这么说，都装在心里呢。我只是说不出来罢了，不过心里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对。

费莉莎 现在几点钟了？

多罗特娅 差不多十二点了吧……

费莉莎 听我跟你讲，你留点儿神……有位太太，我的一个朋友，你认识的，就是西拉，她要来……从车库旁边的花园小门进来……

多罗特娅 西拉？……是那个西里拉？耶稣啊，上帝！……有好多次我都想问问你有没有她的消息呢……上帝保佑她，西拉！……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费莉莎 她现在跟女儿住在一起。女儿是歌舞班的演员，跟这儿的奥林匹亚——帕拉塞签有合同。她知道我住在莫拉莱达，给我写了封信，说想见我，想跟我聊聊……那么多年不通音讯了……不过，你该明白，她来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免得又生议论……

多罗特娅 那是当然的！……

费莉莎 我已打电话到旅馆去约她今天夜里演出结束以后，把女儿安顿好就来……我跟她说了从哪儿进来，由你照应。那你就去吧，注意别让仆人们发现。

多罗特娅 放心吧，我负责去打发他们。

费莉莎 还有！你拿点儿冷菜、糕点来……还有一小瓶香槟，可别让别人知道。

多罗特娅 还有什么要说的？的确，我可没有安排这种半夜幽会的习惯！……我马上去。（多罗特娅下。费莉莎在舞台中间摆了一张小桌子，挪动了一下其他家具。多罗特娅端来了要的酒菜。）全拿来了。还有一块小桌布……西拉在这方面，（用手比划钱的样子。）怎么样？

费莉莎 女儿好像收入不错。听说真像个艺术家呢……

多罗特娅 要是再长得漂亮……西拉可不是个傻瓜。会捞油水的。这个女儿就是在马德里生的、你曾经怀疑是那位弄得你们个个都神魂颠倒的先生的姑娘吧？

费莉莎 那是瞎猜！……后来我打听到谁是那孩子的父亲了。

多罗特娅 这么说你倒比那母女俩都幸运了，因为她们可能知道得还没有你清楚……这个西拉风流得很，还真有她那种女人……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她和奇里丝两个人揪着头发打架的事儿吗？……当时……可不像现在，光是那假发就足够揪上半个钟头的……

费莉莎 我把这儿再收拾一下。你快去吧，别让她在门外等着。

多罗特娅 我去，我去。耶稣啊，上帝！西拉！可真是想都没法儿想得到！……（多罗特娅下。费莉莎布置好桌子。）

第 六 场

费莉莎和西拉

费莉莎 嗨，太让人高兴了！……你很不错嘛！……

西拉 你才真叫是个美人儿呢！……我还怕你不想见我呢，你信不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你是不会理解的。

费莉莎 你怎么会想到我不愿意见你呢？……

西拉 那倒是。不过我很明白，我来看你会多么引人注目。你现在是同本城的精华联系在一起的西富恩特斯的遗孀、堂娜费莉莎·罗德里格斯·德·梅迪纳太太！……已经不是咱们鬼混那年月的佩帕·东塞尔了！……天哪！……有那么多话要说，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咱们至少有十年或者十二年没再见过面了……自从你满肚子不高兴地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你不得不丢下女儿和一心迷恋的贡萨洛……这家伙我倒常见……至今保养得不错。喂，他现在有钱了。哪儿弄来的？

费莉莎 得了他姑妈的一点儿遗产。谁知道呢……他是那么说的。那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婆……

西拉 好啊，倒是个受恩不忘报的主儿！……倒也不错！要是像以前几次那样，他又能怎么样……说到底，他是你女儿的父亲……谁能说你嫁给西富恩特斯、跟他走是被迫的、是出于无奈呢？这就是啊，谁也说不好自己的命运，因为，你瞧命运是怎么安排的吧！……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娶了你，承认了你的女儿，把所有的产业都留给了你们。这会儿，在这儿享起福来，成了阔太太。你今后想把女儿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有了钱，少不了来攀亲的人……

费莉莎 看来你全都知道了，我没什么可讲啦。

西拉 我不是说常能见到贡萨洛吗？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也知道，他时不时还来看你们一趟。他跟女儿很亲热……喂，她知道……贡萨洛？……

费莉莎 我从来都没跟她说过，不过我相信她是知道的。

西拉 她叫他爸爸？

费莉莎 不合适。不应该忘了那个好人，尽管不是他的女儿。只因为她是我的女儿，他就把自己的姓氏给了她，还为她的前途打下了根基。要知道，他对我在嫁给他以前曾经爱过别人这一点是非常吃醋的啊。

西拉 那么，她叫他作教父喽？

费莉莎 没有。教父是什么意思是谁都知道的。她叫他贡萨洛叔叔，用她自己的叫法是贡萨洛小叔。

西拉 我看，对贡萨洛来说，叫叔叔也不错……而且也不该贬低他，因

为他本来可以做他想做的人的，并且可爱而又本份……

费莉莎 你很喜欢他……

西拉 咱们都喜欢他……说起来了，你没有理由猜疑我……这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啦。

费莉莎 别提啦！……当时我甚至对自己的影子都吃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荒唐！这一切早就过去了！……你怎么样？说说吧。都经历过些什么事儿？现在如何？

西拉 现在很好，不过，可吃过苦啦……一直到女儿参加了歌舞班。我本来没抱任何希望，这孩子不像是有天分的，可是谁知道，刚刚上了几堂课，老师就傻了……她于是开始脱颖而出，跟你说吧，如今红得少于七百比塞塔一天的合同不签。而且合同都不少于二十天，可以净赚一半。倒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才这么说。我真希望你能见见她……她能歌善舞，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形容。到哪儿都轰动……对了，星期四，公司专为夫人、太太和女眷安排了日场演出。你为什么不去看呢？要我给你留个包厢吗？对了，包厢不好。因为会引人注意，不过你还是来吧。你不知道她该会多高兴……当然了，那天下午，你也不一定见得着她，因为给女眷演出，她是不大出场的；不过你可以想象……

费莉莎 我知道她非常漂亮。可是，心计呢？

西拉 可有心计啦。你没看见，那么小小年纪就能挣那么多钱？……她需要靠什么人吗？有什么怪癖？……都说不上……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全都是些想靠她养活的无赖。她对此很清醒。所以啊，除非是有了什么……直说吧，就像你，除非有了非常合适的人，否则她是不会出嫁的。在这一点上，她的想法跟我一辈子的观点一样。这样也不错，像她妈妈一样，一个人过。我没带她来，一是怕引人注意，二是想咱们可以谈得更随便些。每天夜里演出之后，我们都到埃尔多拉多咖啡厅去聚会。到场的有其他演员和本地的名门子弟，也就是我的埃斯特拉的崇拜者们，还有报社的记者。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离不开观众啊。今天晚上我借口说头疼，他们陪我们到了旅馆，我丢下埃斯特拉……

费莉莎 我了解演员们的生活习惯，并且想到今天晚上你匆匆跑来，肯定没吃晚饭，就给你准备了点儿冷餐。

西拉 我看见了，看见了。当然，我不会客气的。只有到了这个钟点儿，才有可能安心地吃点儿东西，因为日场接晚场，收了这个、准备那个，人总是丢三拉四，不吃不喝，即使吃了东西也不受用。

费莉莎 那就坐过来吧，坐过来。

西拉 我是真饿了……今天一整天，光想着要来看你……别那么望着我，我会全吃光的。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是专为来吃你的。

费莉莎 随便吃吧。要香槟吗？（想起开瓶盖儿。）我干这个可不怎么在行。

西拉 拿过来。我这一辈子开香槟的次数比所有毕尔巴鄂 人的加在一起都多。香槟是我的嗜好之一。倒不是想喝，每次最多不过两杯，而是愿意看。香槟跟别的酒大不一样……这……这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我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同香槟有关！……你瞧，我这儿甚至还有一块香槟酒

毕尔巴鄂是西班牙北部城市，产香槟酒。

瓶子留下的伤疤呢。真可怕，我不想提了……我的心大概就像乡下某些庄园的围墙似的：插满了碎瓶子的玻璃碴子……你不吃点儿喝点儿啦？来点儿香槟吧，来点儿。

费莉莎 好吧，来一点儿。（举杯。）干杯！……

西拉 高兴点儿，高兴点儿！……过去了的，已经过去！

费莉莎 是那么久远了！……

西拉 说句心里话，你从来都没有想念过那一切？……

费莉莎 过去了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年华。我们的年龄在安排我们的生活。现在的一切，我觉得很好，至少，更符合我们的年龄……还有为女儿着想……

西拉 那倒是。看到女儿受人敬重应该说是件乐事！再说，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听到人们在谈论你：你的馈赠，你的捐款，你给莫拉莱达守护女神比尔亨·德·尼纽的华丽披巾，你为医院捐建的病房……如此等等！……因此而受到敬重……你也是出于无奈。人所共知，人们要的是拿钱来，至于钱是哪儿来的，无关紧要。你心里有时候一定觉得好笑……

费莉莎 并非总是。

西拉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大概是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剥……

费莉莎 没有。我运气好。圣西尔维斯特雷侯爵，就是我丈夫唯一的哥哥，他跟大家想象的相反，待我们很好。他因为很有钱，但却没有子女……对弟弟的遗产并不眼红。早在马德里时就听说，我丈夫的几个甥男甥女想跟我打官司，并且拒不承认我的女儿。正是由于这位侯爵伯伯的劝说，再加上我把他们利用丈夫的宽厚、在他生前就霸占了的庄园让给了他们，他们才算改变了主意。丈夫在世的时候，他们把凡是能从他手里弄走的东西都弄走了。除了亲戚之外，洛斯·阿雷纳莱斯家的寡妇侯爵夫人和她的妹妹堂娜索伊拉，一位在本地政界非常有影响的先生的遗孀，你已经听说了吧，这姐儿俩是这儿的上流社会的真正主宰，她们对我也很客气……当然，她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和理由，侯爵夫人想利用我来支持她的那些福利和社会事业：这是需要心计和资本的呀。不需要我来说谁出主意、谁拿钱了……

西拉 而你也就只好甘心受其剥削……因为如果你不从，就把你的老底儿全都抖露出来，让你没法生活。这就是咱们想要结交的实际上并不那么高尚的上等人？

费莉莎 是啊，这的确是一切需要小心对待的人物。侯爵夫人和堂娜索伊拉有个弟弟，年纪不小了，还是个光棍儿，人嘛，不好不坏，我怎么跟你说呢？……是个老式的外省公子哥儿，唯一能够胜任的事情是传播城里的各种是非，从家里传到游乐场所，再从游乐场所传到家里。这个人，没出两年就把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一点儿产业花光了。早先每年要到马德里去住一个时期，每次都要带回来最时髦的服装式样，于是那些豪门子弟们就争先恐后地跟着学，弄得他们的父母大伤脑筋，因为得向裁缝额外付款……总之，现如今连这也做不到了，因为已经是个人老心不老的四十多岁的人啦。这个人，在莫拉莱达当然是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啦，有钱人家的姑娘看不上他，穷人家的闺女又不合适，而且那两个不知该拿他如何是好的姐姐也不会赞成……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好主意……

西拉 让你嫁给他？……

费莉莎 不是我。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可是，如果她们是这么想的，

倒好了。她们想得更美。她们大概是听说过那种说法：娶到父亲是强盗的干净女儿是最美的事情。她们正是这么想的，打算给弟弟找这么个媳妇：有钱而又白璧无瑕。她们想打我女儿的主意，打我的赫诺维娃的主意！

西拉 噢！……你已经有了这一切，不值得再牺牲女儿，让她嫁给那么一个人，去过那种乏味的，甚至连一点儿指望都不会有的生活……

费莉莎 当然不值得。我知道她们如果达不到目的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知道我将要为自己而付出什么代价……

西拉 要是把女儿这么嫁出去，倒不如……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怎么了！……

费莉莎 倒不如让她走我走过的路，是想说这个吧？不，那不行，那不是办法。倒不是我心里内疚，也不是我后悔。我这一辈子的确吃过苦头，不过也有过……有过无比欢乐的日子。如果我能活一百次，我愿意再过一百次那样的生活……

西拉 这是真的？……特别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费莉莎 就是嘛，当你真正爱过一个男人的时候，甚至连想起为爱他而淌过的眼泪都是甜滋滋的……我想起了我们吵过架和好之后贡萨洛常常给我唱的民歌……我们吵了那么多架！……但最后又总是和好！……于是他就在我的耳边，用最优美的声音，唱这支我一直没忘的歌：

你的脸就像是四月的天，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雨一会儿晴……
一阵阵的笑声和一串串的泪珠，
能使它们融合的，只有那真挚的爱情。

西拉 你别引我伤心啦！……你瞧我有事儿没事儿都想流泪！……来，再干一杯。（干杯。）为男人干杯！……我说男人，你是明白的，尽管你认识很多，真正的男人却只有一个……

费莉莎 只有一个，是的……啊，我亲爱的西拉！……见到你，真让我高兴！……

西拉 我也是……咱们相识好多年了……同甘共苦，斗过气、吵过架，不过，我一直非常喜欢你。

费莉莎 我也喜欢你，这是真的……

西拉 啊，佩帕，佩帕！……我是说，不，对不起：堂娜费莉莎·罗德里格斯·德·梅迪纳，西富恩特斯的遗孀，现在的……

费莉莎 别提什么现在的！……佩帕！……佩帕·东塞尔！……从前的佩帕·东塞尔！……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费莉莎家的小客厅。装裱一新，家具色彩欢快、式样新颖。
舞台深处有一个玻璃门阳台，摆有盆景、鲜花和几个鸟笼

第一场

赫诺维娃和贡萨洛走进来

赫诺维娃 我已经让人把咖啡端到这儿来了。这儿是这个家里我唯一愿意待的地方。

贡萨洛 这种老式房子很有气派，但是不舒服，阴惨惨的……

赫诺维娃 这儿因为是后加的……妈妈原来也想把房子布置成古典式的，可是我不干，至少这儿有点儿欢快气氛，有阳光……我把花儿、鸟儿都养在这儿……过去的人大概都怕见空气和阳光……

贡萨洛 因为他们不常洗澡嘛！……

赫诺维娃 我可是喜欢到处都是明亮的……也许是因为我是在黑暗中长大的吧！……

贡萨洛 你所知道的，孩子……（仆人端咖啡上。）

赫诺维娃（请贡萨洛。）要烟吗？

贡萨洛 是你妈妈留着等主教大人……法院院长……大学校长以及其他大人物来吃饭时抽的吧……

赫诺维娃 是为你来准备的。（拿起一支香烟。）

贡萨洛 你抽烟？

赫诺维娃 当着你的面，我敢。妈妈不喜欢我抽烟。这儿的人还看不惯……不过，我喜欢，觉得好玩……好了，现在你就把在饭桌上开始讲的故事讲完吧，妈妈没让你讲下去，是因为有我在、有仆人在，特别是因为有仆人在，他们马上就会把饭桌上讲的话传出去……不过，对我嘛，你尽可以讲啦。

贡萨洛 不，我不讲。说不定你妈妈会闯进来，她会跟我生气的，他说我不懂道德观念……

赫诺维娃 妈妈不会来的。主教大人的秘书在，她需要耽搁一会儿呢：要签不知多少个委员会和团体的收据、新的孤寡收容院认股通知，以及数不完的别的事情……

贡萨洛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钱。真是好兴致！……你妈妈多么喜欢这一套啊！……

赫诺维娃 她有时候说是不喜欢，只不过说说而已；其实她都着了迷。

贡萨洛 你喜欢这种生活吗？你觉得怎么样？

赫诺维娃 我嘛，我有什么好说、好想的……妈妈说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可是我不知道她做了这一切想拿我干什么。

贡萨洛 想让你嫁个好人家。为女儿考虑的，一向都是这件事情。

赫诺维娃 我向来都不知道妈妈想些什么。她说的是一码事儿，做的又